

吃洋槐花的浪漫

□溪午

常见的槐花有洋槐花、国槐花、香花槐花。国槐是古代三公宰辅之位的象征,也常被看作科举考试吉祥的征兆,又兼具迁民寄托怀祖之情、平安与祥瑞的寓意;香花槐原产地为西班牙,花为红色,浓郁芬芳,但不可食用;洋槐又称刺槐,约在每年四到六月开花,花香淡雅,味道香甜爽口,是春夏之交不可多得的好食材。

苏轼在《松花歌》中曾提到:“一斤松花不可少,八两蒲黄切莫妙。槐花杏花各五钱,两斤白蜜一起捣”。他将槐花与其他食材一起捣成糕点,软糯可口。槐花在其中虽为辅料,却让点心的口感层次更为丰富、香甜。

如今,槐花泡茶、槐花饺子、槐花粥也都是洋槐花的常见吃法。“吃‘花’”,这个词多少带一丝浪漫,而摘洋槐花的过程本该叫作“采”花,因洋槐花小,又往往是一串一串挂在树上,不方便

直接采摘,需借助竹竿、木棍等工具将其打落,于是就称为“打”洋槐花。

五月初,洋槐花开得最美。槐树上像是挂着一串串雪白的小铃铛,这铃铛从叶片间垂下,紧紧挤在一起,闪着银光,清风徐来,香气飘拂。这是吃洋槐花最好的时节。山间一般多为人工种植的槐花,虽也有野生洋槐花,但少得可怜。野洋槐花因未打过农药,全凭自然生长,极为珍贵,在未完全开放前就被人“打”光了。洋槐花间,也常能看到蜜蜂们在来来回回忙着采蜜,飞来飞去,不知疲惫。洋槐花蜜色泽淡黄澄亮,甜润爽口,又能润喉止咳,自然深受食客喜爱。

每年洋槐花一开,菜农就早早拿着竹竿“打”洋槐花来卖。菜农将槐花松松散散地压在竹筐中,坐在街边不时喊着:“野洋槐花来了,野洋槐花来了。”其实人们也识别不出是否真的

是野洋槐花。但槐花总是清香可口的,不一会儿,就有许多人围上来,给上菜农两三块钱,他便用袋子装一包槐花递给对方。

小时候,我家也常吃洋槐花,但不去市场买。总是我和父亲起个大早,趁着天色微亮,洋槐花上还沾着几颗露珠时,去山里采上几把,这是难得的乐趣。父亲个子高,把我架在他的肩上,粗壮的双臂往上一托,牢牢抓住我的双腿,站在树旁,身子往前一探,我伸出手就能捋一把低处的槐花下来。我把摘下的洋槐花装进带来的布袋中,有时候贪嘴,来不及回去,就把槐花放进嘴里嚼着吃,汁水在味蕾上炸开,是一股特有的清甜。

除了生嚼,洋槐花也可以和黄瓜、木耳一起凉拌。我母亲做的凉拌槐花是一绝。她先将槐花去叶,用清水淘洗两三遍,又放进开水中焯十来秒钟,再过凉水冷却,这是为了让槐花断

生却又能保持口感。此时将槐花放至碗内,黄瓜切细丝,捞出提前泡好的木耳堆在上面,加一勺生抽、耗油、陈醋、蒜汁,撒上半勺白糖或者随意根据口味再佐以小米辣,将调汁拌匀、淋入。这样既能使黄瓜香脆、木耳柔嫩,却又不掩槐花香气,搭配得恰到好处。

陕西还有种做法叫“槐花麦饭”,旧时是为了度荒,现在则成了春去夏至时的一道美食。先把槐花洗净沥干,与面粉或杂粮粉拌匀,上笼蒸20分钟左右,再撒上盐、蒜泥、香醋,因是滚烫的辣油,一碗槐花麦饭就做好了。淡是一道时令主食,我家一年也只能吃上一两次。每每遇到,我顾不得烫,狼吞虎咽,作为主厨的母亲,更是掩盖不住眼角的得意之色。

过了几日,我缠着父亲又想去采些槐花来吃时,父亲忙着工作,抽不出时间一起回去。一场夏雨过后,山间的槐花便也落了。

风吹长安

□姜华

帝都的味道,在八百里秦川弥漫
潼关像一把锁,串上黄河链条
扼住了关中咽喉,阻挡北方的雪
南方的雨,在这块土地上行走
经常能听到十三朝帝王的叹息声
被秦川的风吹过来,吹过去

在关中,风随便翻动一块泥土
或砖瓦,都能荡起历史的回声
就像长安那些大嗓门男人
谈吐间有一股皇城霸气
当然,这一切都是关中的长安
现在,让我轻轻打开

一本线装古籍,抖落前朝灰尘和狼烟
细雨中,一顶绣花小轿,突然从
皇城西路闪出,匆匆消失在小巷尽头
轿中美人,她没有掀开帘子

母亲节悼思

(外一首)

□春草

一针一线皆自母,
万爱千恩百般苦。
屣屣柴门刮风雪,
蓝屋热汤入肠肚。
挥手挥别作旅途,
难奉膝前悔顿足。
唯有齐身不懈倦,
插香燃烛祭亲叙。

七律·门源礼赞

□张卫萍

斑斓熠熠入画屏,
褶皱冰川映雪峰。
绿毯黄花极目眺,
皇城耸立语古风。
晨曦暮霭琼珠涌,
溢彩虹霓晚照融。
草木葱葱波流远,
门源靓丽秀殊同。

黄昏

□张卫萍

黄昏里的温暖
是喧嚣之后的宁静
如淡淡的茶香
浸润着人的心脾
停下疲惫的脚步
走进恬淡的安祥

隐隐听到喃喃小语
是余晖里勾勒的浪漫
不禁想起
人约黄昏后的少女少男
谜一般的天色
心穿越时空
或回童年抑或故乡
或者那些难忘的时光

诗意之境

□张瑞敏

轻触记忆的帘栊,任思绪漫溯到曾经偶遇的一个地方——太白山唐镇。

时隔一年之久,这样一个古香古色的名字始终吸引着我,使我感受到脑海里留存的唐风雅韵和诗意阑珊,让我不禁忘却了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烦闷,独留一份永远的清新和绮丽。

那是初秋的一个雨季,烟雨空蒙,草色犹青。我撑着雨伞,随一群文朋诗友走进一所仿唐式建筑院落。

这个院落门面不大,外观看上去并不显眼,漆黑的门匾上,五个烫金的大字“太白山唐镇”异常醒目。跨过高高的木门槛,我们随着人流走进唐镇,只见楼台亭阁,轩榭廊舫,步移景幻,幕幕如画。空气中混杂着草木的清香味,丝丝缕缕的雨,又给这雕栏玉砌的院落带来些许神秘。越往里走,眼前看到的一切越让人吃惊。小桥流水,水榭繁花,雾气袅袅中,满眼皆是青绿。风光秀美的程度,恍若穿越时间的阻隔,到了仙境一般。

商业街入口处,一道古朴的木门掩映在树丛中,穿门而过,便是花街、水街、汤街。山也清,水也清,人在路上走,云雾处处生。在以水为中心的湖区,古朴典雅的空间氛围,演绎出唐朝园林的气韵。

一湖碧水,一池鱼儿,还有那石、那竹、那花倒映水中,微微起皱,婀娜多姿,呈现出轻快明媚的园林风光。无论站在哪个位置,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画,不觉让人看花了眼,迷醉了心。人群中有人喊:“真是皇家园林的缩影!”刹那间,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与赞许。

小溪环抱,禅意悠然,自是曲径通幽处。从游客中心入口远眺,商业街塔楼与对岸建筑群笼罩在氤氲雾霭中,一派恬静。建筑由复古红砖垒砌而成,跌宕起伏的小山坡与远处的太白山争相呼应。漫步在各具特色的景观桥和步道上,清雅唐乐四处回荡,茶、酒、棋、花等唐朝民俗文化的生活元素映入眼帘。各种唐风小饰品、小雕塑各具情态,形成不同的空间和视角转换,精致玲珑,细微处流露出尊贵与大气,不由得让人看痴了。

白日放歌须纵酒,青春作伴好还乡。一路徜徉,一路芬芳,信步走到一所繁花围绕的院落。乍一看,绿意弥漫,景色旖旎,好一个亲和雅致、空间氛围。室内布置温馨怡人,色彩中加入了灰色调,恬淡温柔、优雅高级。两室两厅或是三室两厅,户型和装修风格都兼具现代简约风格,自由、宁静、慵懒、文艺,让人倍感温馨。

屋后,不规则的浅色石板与深色碎石铺装,结合高低错落的乔灌木种植,形成一条韵律自然的花园小径。一时间,参观者们交汇如流,大家在美景中放松的同时,纷纷感叹于装修设计的精致,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冲击,营造出属于家的氛围。

高楼易见,院子难得,凡四周有墙垣围绕的便可称为庭院。安隅一方院落,围合天地,回归内心,精神便有了着落。这对每一位参观者而言都是诗意的,融合了人们骨子里的庭院情结,也是现代人的居住情结。生活的理想,就是为了理想地生活。近年来,旅居模式越来越受到追捧,无论是“鸟多闲暇,花随四时”的小院生活,还是“流觞曲水,列坐其次”的庭院社交,无一不彰显着深厚的文化底蕴,让生活于繁华都市的人们,心生无限向往。

有人喜欢繁华喧闹,有人喜欢自然静谧,但大多数人都喜欢在喧闹中求静谧,在静谧中寻繁华,二者无一离不开对美好环境的追求。

走进唐镇,雾气踏着绿叶,鸟鸣发出灵动。一切好似总在烟雨,朦胧而迷离,独具神韵,自成一幅玲珑精美的江南水墨画。“庭院深深深几许”“山重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”“小桥流水,粉墙黛瓦,曲径通幽,峰回路转”……这里将最极致的当代设计美学呈现,让人们找出生活最本真的样子。随处有温热的温泉,有餐厅、咖啡店、书店之类的小商业,也有“醉歌田舍酒,笑读古人书”的网红打卡地,不用问当下每个人的感受,只要看看流露出的表情,便知是入了眼、迷了心,满满皆是留恋。

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唐镇,那就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许。相知诗意的境,云游新唐盛景。走进唐镇,浸润美好,放飞心灵,那份怀旧的唐代情缘从未改变。

爸爸带我看秦腔

□郝英

出生在渭北平原的我,记忆中的爸爸总是抱着一个宝石花牌的收音机,听着里面韵味悠长的唱段,嘴里哼唱着,还时不时地打着拍子、唱着那铿锵高昂的激情部分,很是陶醉……

妈妈告诉我,1975年爸爸退伍后,回到了家乡,在镇上的拖拉机站上班。收音机是爸爸上班后第一次发工资后,纠结了很久才下决心买的。每天下班回到家,他都要打开听秦腔戏。而我,就是在秦腔的熏陶下长大的,也渐渐地迷恋上了它。

那时,放学回到家最快乐的一件事,就是趴在刚下班回家吃饭的爸爸的后背上听秦腔戏。听着听着,就睡着了。妈妈说,我五岁时,就能哼唱一般的秦腔曲牌,包括一些简单的唱词。听得多了,只要演员第一句刚唱出来,我就能报出戏名,比如《三滴血》《柜中缘》《三回头》等等。好多经典唱段和唱词我都能背下来。每当我跟着哼唱时,爸爸总是为我点赞,妈妈也总是乐呵呵地夸我是“小戏精”。

镇上的戏园子要开唱戏了!消息传来,爸爸赶紧跑去打听,回来后便激动地给妈妈说:“咱们带上小英子去看戏吧,听说有郭明霞等好几个戏曲名家呢!”妈妈同意道,我开心地等待着去戏园子看大戏。

好不容易盼到了演出的日子,我和爸爸早早地在戏园子里面占上了靠前的位置,摆了三个凳子。除过买戏票,爸爸还用平时省下来的零钱给我买了一个糖葫芦,给妈妈买了一小袋瓜子。不大一会儿,戏园子里的人慢慢多了起来。听说当晚是全本戏,有开着手扶拖拉机拉着村民来的,还有喜欢看戏的戏迷骑着自行车跑了十几里路赶来的。开幕前小商贩的叫卖声、村民们的闲聊声、孩子们的追赶打闹声,好不热闹。

随着咚咚锵锵的开幕前锣鼓声的响起,秦腔戏曲《铡美案》开始了。幕布慢慢被拉起,演员们陆续出场了。包公铁面无私、秉公执法,铜铡下边不留情……看到动情感人处,戏园子里想起了阵阵喝彩声、鼓掌声,我更看得热血沸腾,为包公的刚正不阿大声叫好。

每每看完一场戏,爸爸总要给我分析讲解戏曲演绎出的道理。他说《周仁回府》讲述的是周仁知恩图报、懂得感恩,而奉承东家图钱财、卖主求荣而遭到世人唾弃;《三滴血》讲述的是善良的一家人被糊涂的县官枉自断案后活活拆散,最后一家人几经磨难,最终团圆等等。

日子虽然很平淡,可秦腔戏给我们家带

来了很多乐趣。

每到周末,爸爸从拖拉机站回到家时,我就缠着他给我讲他在部队里的故事。爸爸告诉我,他们在江西九江当兵的时候(爸爸曾是一名海军),经常会去当地村民家里就近义务干活,帮年纪大的老人提水、洗衣服、买菜。遇到洪涝灾害,还会第一时间开展救援,帮助当地村民搬家到安全地带,所以当地人都很热情地称呼他们为“兵娃子”。村民们有时还专门包饺子,邀请他们去家里吃饭。因为爸爸吃苦肯干,在部队屡屡受到表彰,当地的一名老教师还把爸爸认了“干儿子”。

爸爸说老教师是一名共产党员,家里的吃用都很简朴,时常抽空给爸爸上党课,教育爸爸要做一名好军人、好党员。她还把省下来的钱定期寄给大山里的贫困学校,希望能帮助到那里的留守儿童。爸爸每次讲的故事,就像他讲秦腔戏曲里的故事一样,都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里,让我很是受益。我暗暗发誓,长大后,也一定要做一个好人,做一个能帮助别人的人。

爸爸,我和秦腔戏——这是我人生路上的一场丰盛、美好的阅历,让我一生都在回忆,回忆那秦腔的慷慨激昂,回忆爸爸的质朴,回忆儿时看大戏的乐趣。



绿
洲

李
陶
摄

彬州情未了

□刘小明

除了亲情、友情、爱情,还有一种情感让我难以忘怀,那便是乡情。趁着小长假,我和家人回到“丝路明珠 山水画廊”的彬州,感受久远的乡情。

说起乡情,就会想到山水胜诗画的田园风光,就会想到与亲人在一起聊天的亲切氛围,乡音未改,乡情厚重。当踏上阔别已久的故土的那一刻起,我早已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了……

老屋是我每次回老家时必须报到的地方,它始建于1987年,记忆中的老屋是美好的,给了我太多的温暖,也有太多的伤感。看到老屋灶房那破旧的油瓶罐,烧火做饭用的老锅,记忆中爷爷、奶奶到我们的父辈们拉风箱烧火做饭的情景,好似浮现在眼前。还有老屋中那个不知道已有多少年的老式带镜子的的高低柜、长红木箱、针线箩筐……都还留在我的印象中。

小时候,老家的生活普遍艰苦,家里如果有蛋糕、罐头、小零食等比较稀罕好吃的东西,爷爷或奶奶总会藏在高低柜里,等孙子辈的六个孩子都在家时拿出来分着吃。我吃蛋糕时,不敢大口大口地吃,只是象征性地轻轻咬一小口,慢慢地品尝,生怕早早吃完,看着其他人吃又眼馋。再想起那段岁月,仍回味无穷,美好的回忆虽然过去很多年了,可我依旧未曾忘记。老式带镜子的低柜,也成了那时家里我最惦记的东西……

那时候家里经常没有电,只有油灯,到了夜晚漆黑一片,八九点上炕睡觉。爷爷、奶奶、大伯一家、姑姑一家,还有我们一家人

就这样白天黑夜、睡觉吃饭,都在一起。夏天贴着凉席睡,冬天盖着被子躺在暖暖的火炕上不想出来。尤其是爷爷和奶奶住的火坑屋里最是热闹,大人和孩子满满一屋,人多、地方小,站的、蹲的、坐的,什么姿势都有。吃个饭端着碗还跑来跑去,门槛上、石墩上、台沿上,都是想占的好位置。你挤挤我,我推推你,你争我抢,叽叽喳喳,孩子们之间追逐打闹避免不了,经常招来大人的一通训斥。

然而,上苍总是喜欢捉弄人,2015年,爷爷、奶奶先后去世,由于大伯、我的父亲和姑姑常年在外工作生活,老屋无人经营,他们遵照二老生前遗嘱,忍痛割爱,把老屋卖给了他人。没过多久,曾经的老屋已被四层一砖到顶的门面房所替代,成了他人的宅基地。

这次回到彬州,站在老屋原址,我沉默良久,久久不愿离开。曾经在这里生活的景象在我面前逐渐呈现,既有着无比熟悉和温暖,也有着无尽心酸和感慨,老屋里的生活往事已成了记忆。我在想,身为彬州人,老屋就是我的根,是我的魂,更是我以后要回去的地方……所谓“落叶归根”也许就是这个意思。

如今的老屋,从表面上看,已经不存在了,但是在我心中,老屋仍是一个忧伤的符号,也是我记忆深处的一角,老屋的味道也将随着时代的进步历久弥新。

彬州城区的开元广场是邕风山水的一个缩影。五月的清晨,空气清新,清风凉爽,辛勤的环卫工把广场打扫得干干净净,一尘不染。晨练的人特别多,有人在广场中心绕圈散步,有人做健美操、跳广场舞,有打太极拳的,也有舞剑耍刀弄棒、拉二胡吹笛子唱歌的。人们忙活着各自喜欢的活动,满脸喜气,神采飞扬。

整个开元广场以古朴雄伟的彬塔为中心,塔是整个广场的灵魂和心脏,很多外地游客在塔前驻足,拍照留念。从塔前向后绕,不到百米就是石阶,抬眼就能望见那直通山顶的石阶,如天梯一般。只见几个年轻人正沿“天梯”往上攀爬,我也不甘落后,顺着“天梯”拾级而上,到了山顶处,彬州盛景尽收眼底。先是环顾四周,然后极目远眺,只见阵阵春风掠过山顶,那一层层被春天的画笔涂染得深深浅浅的树木和草丛,紧紧地依偎在我的周围。

视线再远一些,只见高楼林立的县城、泾河大桥、下沟煤矿、渭北高塬、滨河小区等盛景,别有一番诗意。泾河那弯曲的婀娜身姿,在高大而又簇拥的建筑群之间显得那么瘦小而又曲折。到达山顶胜利的喜悦之情,难以用言语来表达,于是我拿出手机拍照,以期留下回忆。

到了晚上,这里更是热闹非凡。晚饭后,人们纷纷涌向广场,有带小孩玩的、有陪老人转的、有旗袍走秀的、有唱秦腔的,还有做直播的等等,整个广场就像赶集庙会一样热闹拥挤。最漂亮的要数紫微山上那一闪一闪的太阳能亮化灯,此时整个紫微山上繁星点点,璀璨夺目。开元广场沸腾起来,各种广场舞音乐、喷泉音乐、歌声和欢呼声,所有声音交汇在一起,此起彼伏,像一首混响的交响曲。古老质朴的彬塔,在色彩缤纷的霓虹闪烁下显得更为宏伟壮观,愈发引人注目。

彬州,这座镶嵌在关中渭北高原上的“丝路明珠”,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福银高速、312国道、306省道和西平铁路以及西银高铁穿城而过,公路四通八达——这就是我热恋的故乡,它在每一个故乡人心中都是一个动听的故事,讲不完,也道不尽。

故乡的山山水水、风土人情、美味佳肴,还有故乡的父老乡亲,这些浓浓的乡情,乡音就这样悄悄地在我的心里扎下了根……今后,无论我走到哪里,无论我身在何方,无论何时何地,无法割舍的彬州情,就是我工作和生活勇毅前行的动力。